

## 论梅兰芳访美演出

詹争艳

(厦门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福建 厦门 361005)

**摘 要:**1930年梅兰芳访美演出作为上个世纪中西文化交流的突出个案,其所获得的空前成就使之留下了诸多可以阐释的空间。梅兰芳之艺术是如何超越东西文化障碍,从何打动大洋彼岸的美国民众,本文试从京剧艺术本身、中国文化的“诗意”阐述等方面加以探讨,运用大量当时留下的评论材料,透过历史的迷雾,找寻答案。

**关键词:**梅兰芳;美国演出;文化交流

1930年的梅兰芳访美演出作为历史已然淹没在浩瀚长河中,然而作为上个世纪中西文化交流的突出个案,它被看成是一种象征,更被解读为中国传统艺术与西方文化展开了卓有成效的对话。以往对这方面的研究更多的集中在其文化交流层面的意义,而细究到中西戏剧中对话的可能性和京剧的文化体认多半语焉不详。本文试从梅兰芳艺术如何打动美国民众获得成功入手,旨在更细致地解读这一文化活动。同时也可以对西方人眼中的京剧艺术及中西戏剧体认的差异窥得一斑。

美籍华裔学者唐德刚根据当时史料在《梅兰芳传稿》中这样写道:“在公演前两天,那一向自认为一言九鼎的《纽约时报》,对兰芳的报道便吞吞吐吐。《时报》的两位剧评家爱金生(Brooks Askinson)和麦稷士(Herbert Matlrews)对兰芳在远东的成就曾加以推崇,至于将来在纽约的前途,他们都不敢预测。《时报》并以半瞧不起的口吻告诉纽约市民说:你们要看东方的戏剧,就要不怕烦躁,看烦躁了,朋友,你就出去吸几口新鲜空气云云;又说梅氏扮成个女人,但全身只有脸和两只手露在外面,这显然是说看了纵横在海滩上十万只大腿才过瘾的纽约人,能对这位姓梅的有口味吗?”纽约第一大报的这段评论从一个侧面可以看出中西文化的巨大差异所难以逾越的鸿沟,亦说明了梅兰芳赴美演出的“冒险性”。

然而梅兰芳奇迹般地取得了巨大成功。1930年2月,在百老汇第49街剧院作首场演出之后,纽约各报纷纷发表赞扬梅和中国戏剧的评论。自此一帆风顺,在美国几大城市巡回演出72天,历时半年之久,受到了作为艺术家在美国可能受到的最隆重的接待和最热情的赞美。梅兰芳的艺术无疑超越了东西方之间所存在的障碍。他如何打动大洋彼岸文化背景差异如此悬殊的美国民众的?从宏观及微观角度分析,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从宏观的角度,梅剧团人员在赴美前做了精心准备,同时根据美国观众的可接受性,对演出节目作了审慎的集锦式选择。除了艺术上的准备外,还通过各种方式向美国观众进行前期宣传。此外,美国的戏剧舞台对梅兰芳是期待的,“梅兰

芳的名声广泛流布于整个东方,他变成了居住在中国和日本的超过五亿人口的人民的偶像。他是中国现今唯一的有巨大号召力的演员:不论在一年中的哪个季节,在这个国家的什么地方,只要他的形象一出现在舞台上,就会有固定的爆满的观众向他致敬欢呼”。作为当时中国的梨园领袖,梅兰芳细腻迷人的表演和他训练有素的剧团,生活在美国本土的美国人还没有见识过。

1924年,美国媒体出现了一条谣传:“梅兰芳预计明年访美。”围绕着梅兰芳的艺术是否会得到美国观众的欢迎这一焦点,这一谣传在美国引起了延续好几年的虚拟讨论。虚拟讨论普遍增加了人们对梅兰芳更加强烈的好奇心,催生了一种期盼的悬念。这种强烈的好奇心和悬念增强美国民众的观剧心理,也可以同美国著名演员斯金纳(Otis Skinner)于1927年写给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Paul S. Reinsch)的继任者马克谟(John MacMurray)的信上对当时正在筹划的梅兰芳赴美的评价形成互文。“我认为梅兰芳先生美国之行成功的可能性很小,除非他只在少数几个城市的唐人街里为他的同胞表演。与脸谱和造型不同,中国戏曲的表演形式太过另类,很难受到欢迎,它更适合好奇者。”这个评价从反向透露了好奇也是吸引美国民众观看梅剧团演出的一个因素。

以上主要是外部因素对梅剧团在美国大获成功的推动。具体深入到梅兰芳的舞台魅力,京剧的表演艺术,或许更容易也更有利于理解东西方艺术的异质沟通。具体分析,有以下几点。

### 一、京剧的纯洁和完整性——一个有机的系统

京剧是演员、歌唱和舞蹈家三位一体的表演艺术。这方面美国著名戏剧家斯达克·杨在他1930年观看梅兰芳访美演出后所写的一篇评论文章《梅兰芳》中有详细阐述。该文章载于美国《戏剧艺术月刊》1930年4月号。在斯达克·杨看来,中国的京剧艺术是个纯洁的艺术,并且带着某种程度的真实性,“甚至它的程式规范也主要是场所或活动的实际情况予以风格化的典型”。且这种纯洁性还在于它所运用的一切手段——动作、面部表情、声音、速度、道白、故事、场所等等,绝

收稿日期:2013-04-15

作者简介:詹争艳(1988-),女,福建泉州人,硕士。

对服从于艺术性目的,所呈现出的戏剧本身便是一个完全合乎理想的统一体,一种艺术品,绝不会让人错当作现实。

他认为,京剧艺术未必包容人类一切经验在内,但作为戏剧艺术却是完整的,除了说它汲取了表演、道白,广义意义上的舞蹈、形象化的舞台装置等表现手段,更为重要的是,演员明确而坦率地把观众像其他任何因素一样包括在他的技艺之内。其次就是,这种戏剧,不仅有严密的传统,严格的训练和学徒制,还要求严厉的观众。演员表演的好坏,能让人看出是照既定的演法还是故意敷衍了事,以等待接受观众的评判。最后,它还建立在精雕细琢的基础上,观众已经对剧情和剧中人物十分熟悉,是从关心表演本身、表演的质量和表演的展开。把京剧当作一门独立的有机的艺术,这是美国民众理解欣赏梅剧团演出的前提。因为,只有从狭隘的本民族艺术规约跳出,不以其为评判的唯一标准,肯定它者的存在,才能真正融入到它者艺术的自然审美中。

## 二、突出演员自身的重要性

美国戏剧界首先确认的是中国戏剧以演员表演为核心的特点,时间空间的流转变、灵活自如都在演员身上。“我发现在这种中国戏剧里所包含的各种艺术手段中,演员这一媒介显然是最主要的”,美国人的观察是仔细而且敏感的。在中国戏剧里,演员的表演是核心要素,他表演的最高任务,不仅仅是优雅的手势、高贵的体态和流动的雕塑,还是剧情叙述中角色的情感传达和景物变化的提示表现、情景中人物关系的互动回应,是体现为剧场效果的观演关系的探测与控制。

可以说中国戏剧舞台上“无中生有”、“虚中见实”的一切,都是靠演员表演作用于观众的审美想象创造出来的。斯达克·杨在文中反复提到《费贞娥刺虎》:“她上场,唱一大段唱腔,阐述她的意图,在唱段、独白和舞蹈中表达出她那极为复杂的心情——复仇、羞愧、恐惧、决心、诱惑和谋刺。”在这里,斯达克·杨已然读懂了剧中人物复杂的情感状态,而后进一步欣赏到了梅兰芳表演艺术之精湛。

## 三、中国文化的“诗意”阐述

在西方文化中,中国形象更多地被建立在一个具有特定意义的虚构空间。在当时的美国人眼中,“中国人”的形象是矿工——是一切低等卑劣工作的行使者,被“排华法案”打上烙印的他们因为不受欢迎而聚居在唐人街。而梅兰芳赴美演出不仅引起了美国大众对中国的关注,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19世纪以来西方文化对中国的丑化潮流。

剧评家爱金生看了梅兰芳的演出后发表了这样的评论:“梅兰芳先生和他的演员们来了,带着与我们熟悉的舞台几乎没有一点相同之处的戏剧,语言的障碍与一种完全异国情调的艺术之间有什么可比性。……但是它美丽得犹如古老的中国花瓶和刺绣帷幔。”同样类似的比喻,在其他评论文章中也有出现:“你看他在舞台上的表演,会觉得自己仿佛置身于一个古老的神话优美和谐而永恒的领域里。你忘记他是按照古老的习俗在扮演旦角,在用奇妙而令人难以抗拒的假嗓歌唱。你忘记了一切,只剩下他所绘制的一副优美的图画,每个

富有表情的姿势都像中国古画那样浓重而细腻,单单服装和容貌看上去就十分美丽,充满极其微妙的庄严和宁静。”

把梅兰芳的表演比喻成花瓶帷幔古画这类的中国古代器物,在某种意义上揭示了梅剧团打动美国民众的一个深层原因。早在18世纪,对中国器物的欣赏和拥有在美国上流社会已形成某种风气。到20世纪初,以彩色瓷器为代表的“中国风”器物已进入平常百姓家。那富有光泽、精致却又遥远的“中国风”器物俨然成了中国文化的符号象征。对于美国普通民众而言,他们无需也不必了解中国瓷器上所描绘的人物故事或者图腾内蕴就能欣赏它,这种欣赏凝视同神秘的中国文化和远古意蕴联系起来,便构成了美国人眼中特有的中国想象。当梅兰芳的舞台演出这样高规格的京剧艺术出现在百老汇的舞台上,美国民众即使不能理解其中的音乐和语言,但对神秘古老东方文明不可抑止的想象和吸引已然发生了作用。正如当年《世界报》上援引一位观众的话,“看了梅君的戏,我只能了解百分之五——就是在这百分之五中,也不敢说一定是真了解;但是看了还不到三分的工夫,我已经非常满意了”,颇能窥出个中的关联。

## 四、西方戏剧的远古乡愁

梅演出获得巨大成功的另一原因是,京剧艺术暗合了西方古老的戏剧精神,是深层的文化因子发生了作用。斯达克·杨曾在纽约拜访过当时正在那里演出的梅兰芳,谈起他看了京剧之后,联想到了希腊古剧和伊丽莎白时代的戏剧,解开了他戏剧研究中的一些疑团,对希腊古剧的组织法有了更深的理解。在《梅兰芳》一文中,他这样写道:“中国京剧对希腊古剧作了一种深刻的诠释,因为那些使人联想到的希腊特征,以一种自然的思考方式,一种深刻的内在精神,体现在中国戏剧里。两者之间不仅有显著的相似之处,诸如男人扮演女性角色,中国演员常常勾画的具有传统风格和规定涵义的脸谱,同雅典戏剧中实在的面具几乎没有多大区别,布景都是简朴的,而且在思想和精神深处的特征方面也有相似的地方。”

古希腊戏剧是欧洲戏剧艺术发展史的开端,奠定了欧洲后世戏剧创作的基础。美国人对梅兰芳的巨大赞誉,正是寄托了他们的“乡愁”和文化自省,从梅的表演艺术中他们领会到并重拾了遗落的戏剧精神。古希腊戏剧精神就如同文化因子般深深镶嵌于不易察觉却又无时无刻不在的文化传统中,这种浓浓的远古乡愁,在梅兰芳高雅幽深的表演艺术下,于不经意间爬上心头,打动着观剧者的心。中国戏曲本身的魅力点燃了他们深层心理中的“乡愁”,对于这种陌生却似曾相识的戏剧形式产生本能上的亲近感。

## 参考文献:

- [1] 林语堂. 梅兰芳传稿[J]. 天风月刊, 1952(5-7): 38-39.
- [2] Mark Cosdon. Introducing Occidentals to an Exotic Art: Mei Lan-fang in New York[J]. Asian Theatre Journal, 1995, 12(1): 180.
- [3] 梅兰芳游美记[M].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5.